

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 语言学分析

范金平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 语言学分析

范金平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语言学分析/范金平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7-307-20063-0

I. 中… II. 范… III. 共同条令—研究—中国、俄罗斯
IV. ①E266 ②E51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4003 号

责任编辑:陈帆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 1/16 印张:27.25 字数:419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063-0 定价:72.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军事共同条令语言是军事 语言中的“索里”(序)

范金平同志的著作《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语言学分析》即将问世，嘱我作序，虽有怯意，却欣然应允。在这个矛盾中突显了我对军事和军事语言的偏爱。但凡男生，没有不爱武装的。虽然做了大学教师，然则当兵的梦想时常萦绕在我心头，在主讲国家精品视频课程“俄罗斯文化要略”时，专门设一章讲授俄罗斯军事，占整个课程的五分之一，题目是“朱可夫现象——军事：战争与和平”；更由于范金平博士长期在军事院校工作，耳濡目染，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生活经验，又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完成博士深造，经过几年的思考和创作，写成了这本极富创意的著作，让我渴望把对军事伟业和这本书的理解与读者诸君分享。

一、军事要义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可见，古今中外，无论盛世乱时，第一，必须重视军事实力的建设。军事力量和军事艺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科技实力的体现，政治外交的延伸，经济安全的保证，也是一个民族智慧和传统经验的结晶以及国民自信心的重要支撑。第二，必须重视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军事思想和军事研究是对战争现象和战略战术的实践和总结，是人类历史的延伸，是民族哲学观和历史观的显现，是军事统帅军事境界的检视。从历史的纵向看，战争几乎伴随着人类整个历史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是导致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是造成人们祸福的突发力量。因此，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诞生了无数杰出的军事家，产生了无数著名的军事思想，如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生存空间论、边缘地带论等西方现代军事学说。

而我国以《孙子兵法》为军事理论标志，以诸葛亮军事实践为代表

的军事思想在冷兵器时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军事辉煌和军事奇迹，至今熠熠生辉。随着枪炮导弹、航母核武的相继问世，人类进入了热兵器时代，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奇的战略战术，如闪电战、大集团军作战、空天一体战、信息战等，迫切需要制定一套适应新时代的现代军事规章制度以打赢未来战争，因为“军事战术是由军事技术决定的（Военная тактика зависит от уровня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ики）”（列宁《莫斯科起义的教训（Урок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二、军事条令

如果说坚船利炮、飞机卫星是军事实力的硬件标志的话，那么军事条令就是军队建设的规章、规矩和软实力，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的集中体现。党指挥枪。而枪炮飞机的使用者和战争战术的实施者却是人。没有作风优良、技术过硬、英勇顽强的指战员，设备再精良，条件再优越，恐怕也难以言胜。

军事条令把战争经验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它高度地浓缩了战争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战争背后的基本规律，是一个国家军事思想、战略眼光、战略战术传承与实施的基础。军事条令，俄语为 воинские уставы（直译为“军人条令”），是指“规定军人日常活动、部队生活和训练的多个正式文件”，包括战斗条令和共同条令。其中，战斗条令规定了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共同条令则规定了军人的训练、战斗行动基础、职责、权利和生活要求，旨在根据军事活动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锻造军队，提高军事素养，确保战之能胜。也就是培养克劳塞维茨所谓的“军人的武德”，包括彻底的敬业精神、高超的军事技术、荣誉感和爱国心等积极动机。^① 这些素质的养成需要在实战里锤炼，在实训中形成。这些条令从精神上决定了部队战斗行动的成败和战斗力的高下。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军事纪律和军事条令的建设。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军事条令——《军志》，其中的“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就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周易》中有“师出以律，否臧凶”，这里的“律”指的是严明的纪律。周朝的《司马法》是世界上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军事条令，如《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

^①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5.

可视为古代步兵战斗条令。《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十分重视对战士的教育、赏罚和爱护。如《左传》有“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这是指战争中应该爱护战士，保存实力。《孙子兵法·行军篇》有“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胜”，这里的“文”指的是教育与奖励，而“武”则指的是军纪与军法。^①《老子·三十章》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指的是一种高超的用兵之道，是教育将帅们要善用兵，不能乱用兵，武力只是手段，目的达成，须见好就收。因为“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夫兵者，不祥之器”（《老子·三十一章》）。

俄罗斯自9世纪初（相当于我国五代时期）建立基辅公国以来的一千年间，一直在战火中经历着考验，也在战争中逐步成长。经验表明，他们的军事特点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不畏强者，学习强者，在与强者的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且能够最终彻底战胜强者，创造震惊世界并影响历史进程的军事奇迹，涌现经验丰富又善于出奇制胜的军事奇才——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战略家、统帅。资料显示，在纷飞的战火中，他们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形成了独特而有效的军事思想，尤其是现代军事思想和战事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военного дела），如彼得大帝的《战斗组织》（Учреждение к бою）、《战役规则》（Правила сражения）、《军人条令》（Устав воинский），苏沃洛夫的《队伍组织》（Полков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制胜的科学》（Наука побеждать）等。

三、军事条令语言

中俄两国的优秀军事传统都浓缩在了各自的军事条令之中。如军队内务制度、纪律奖惩、队列动作等军事社会生活，具体涉及军人职责，内部关系，军人的行为举止和日常管理制度，国旗、军旗、军徽的使用和国歌、军歌的奏唱等内容，奖励和处分的原则、项目、条件、实施程序，以及维护和保证军队纪律的其他重要手段，队列指挥、队列队形、队列动作、阅兵、敬礼等方面的要求，并呈现为独特的语言形式。

军事共同条令语言属于公文事务语体（официально-деловой стиль），表达应该、允许、要求等法规性意向，具有调节功能，被使用

① 糜振玉. 中国军事学术史[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120.

在正式的公务交际场合。在语言表达上,就要求用语规范,格式程式化,表达高度准确。作为中俄军事思想精华的军事共同条令的物化形式,军事共同条令语言不可能只是口口相传的口头表达或物物记录的粗糙形式。军事共同条令是一种载录军事规章和规矩的公文文本。它的语言有其独到之处,并以此构成军事语言里的“索里(соль)”^①。

语言既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更是人类表达思想观念的符号系统和人类文化的载体。作为公文语体的军事共同条令语言具有以下特点:整体上采用书面语形式,有相对固定的套语,具有严肃的书卷气,表现在语音、语汇、语法、语义四个方面,形成了特有的军事语用效果。

语音。军事共同条令语言在语音上应语气正式,吐词清晰。比如在喊口令、喊口号时,“胸音”一般应用于指挥员下达短促军事口令,“腹音”“丹田音”用于指挥员下达带拖音的军事口令。这种洪亮、浑厚、有力的语音有助于培养军人“准确”、“清楚”、“洪亮”的简洁明快行为作风。汉语与俄语相比,类型不同,汉语是汉藏语系语言,属于词根语,使用汉字作为文字符号,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每个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一个声调,从发音的角度看汉字本身不能体现语音特点;俄语是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语言,属于屈折语,使用斯拉夫字母作为文字符号,俄语单词是音义对应的,一个单词可以包含多个音节,只有一个重音,从发音的角度看俄语单词本身能够体现语音的特点,俄罗斯共同条令语言本身能够体现俄语语音特点。^②

语汇。军事共同条令语言在词汇上应表意清楚,用词规范,多用通用词、书卷语通用词和行业术语。比如古代军事语汇,如兵、将、帅、弓、箭、宝剑、腰刀、长枪、护城河、刀斧手、空城计、连环计等;现代军事语汇,如战略、战役、战术、武器、营房、核潜艇、航空母舰、弹道导弹核潜艇、核攻击潜艇;核心军事语汇,如侦察、集结、列装、奔袭、歼灭、前线、前沿、后方、左翼、右翼等;形象色彩语汇,如一字队形、三角队形、梯形队形、流星锤、连环计、蛇形机动、一字长蛇

① 俄语中, соль 的本义为“盐,食盐”,转义为“精华,要义”。如 соль земли 意为“(国家)最优秀分子”。

② 见本书第95页。

阵、十字尾翼等。^①在词语的使用频率上,名词的使用频率最高,“名词与动词的比例约为7:1”^②。在词汇特点上,俄汉军事共同条令语言基本相同。这些词语广泛运用于军事共同条令,清晰而准确地表述了军事领域的特有事物、战斗训练任务和对军人的要求。

语法。军事共同条令语言在语法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句法上,也就是句法结构完整紧凑,陈述客观严密,具有递归性。如在队列条令中,主谓句的使用满足内容表达的需要,指明行为主体,而非主谓句的运用使句子更加简洁,说明主体不言自明的情况。紧缩句多具有运用外在形式简洁的语言表达逻辑关系复杂的内容的优势,在军事共同条令中被经常应用,保证了军事信息的传递效率。在句法特点上,俄罗斯军事共同条令的连接手段更为丰富,显得更为严密,如《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队列条令》第61条“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воинского приветствия на месте вне строя без головного убора за три-четыре шага до начальника (старшего) повернуться в его сторону, принять строевую стойку и смотреть ему в лицо, поворачивая вслед за ним голову”中就使用了9个前置词,表示目的的前置词 для(为了),表示位置地点的前置词 на(在……上)和 вне(在……外),表示条件的前置词 без(无),表示幅度范围的前置词 за(在……内)、до(在……之前),表示方向的前置词 в(到……里)、вслед за(随着)。^③

四、本书主要贡献

《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语言学分析》中像上述这样精彩的分析很多。

《孙子兵法·大地篇》有言:“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因为“上兵伐谋”。这一切都需要用军事共同条令教育、训练和培育,而语言是其关键。可见,军事共同条令的语言如果像科学语言那样冗长冷静,像日常用语那样模糊亲昵,像诗歌语言那样新奇飘逸,像政论语言那样情绪化,那么它一定难以贯彻执行,无法令行禁止,也就无法锻造出一支严谨、勇敢而灵活、机智的常胜之师。因此,军事共同条

① 见本书第147页。

② 吕凡,等. 俄语修辞学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106.

③ 见本书第272页。

令的语言表达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值得并亟待进行客观的观察、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范金平同志的《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语言学分析》正是这个领域里的一部扛鼎之作，显示了范金平同志踏实的学术风格、扎实的语言功底、过人的研究能力以及服务国家强军战略的高度责任感。

范金平同志的《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语言学分析》是其博士学位论文的进一步深化。博士期间，范金平同志勤奋好学，潜心钻研，学有所成。这部著作很好地体现了他这五年来的学习成绩和研究收获。从酝酿选题、收集材料、开题报告，到具体写作，每个环节都严谨、细致，一丝不苟，既有图表实证，又有统计分析，既重视研究现状的梳理，又重视理论观点的整合，更重视材料的收集、甄别和体系化。专著分为六章，分别讨论了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中俄共同军事条令的共同性质及其构成要素和成因，中俄共同军事条令的语音特点，中俄共同军事条令的语词特征，中俄共同军事条令的语法结构，及其语用动因、语用效果、认知机制等，极有创意，表现出了良好的学术态度、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以及出色的研究能力。尤其出色的是第二章“中俄共同军事条令的语音分析”，利用录音图谱形象直观地展示了军事口令对声音的要求，详细地分析了中俄共同军事条令语音的可操作性、转换能力和对应情况，对中俄共同军事条令语音上的异同也进行了合理说明，极有新意，为今后中国军事条令的制定、研究和落实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全书立论正确，条理清晰，论证严密，语言规范，语料丰富，既是一篇十分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又是军事共同条令语言分析的开山之作，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是以为序。希望上述浅见能够获得读者的深赞和对范金平博士著作的喜爱。



2017年岁末
于武昌桂子山
红叶满山的时候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概念的解说	1
1.1.1 军事共同条令的内涵和外延	1
1.1.2 军事共同条令的发展历史	6
1.1.3 军事共同条令的主要内容	11
1.2 研究缘起	13
1.2.1 现实需求	13
1.2.2 理论需求	20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23
1.3.1 研究目的	23
1.3.2 研究内容	24
1.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25
1.5 研究意义	27
1.6 结构及语料说明	29
1.6.1 结构	29
1.6.2 语料说明	30
第2章 军事共同条令的语音分析	32
2.1 军事共同条令的语音研究概说	32
2.1.1 军事语音的界定	32
2.1.2 军事共同条令语音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37
2.1.3 军事共同条令语音的研究现状	40
2.2 中国军事共同条令的语音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43
2.2.1 发音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43

2.2.2	声学、听觉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50
2.2.3	音位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63
2.2.4	押韵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67
2.2.5	节奏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69
2.2.6	语调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74
2.3	俄罗斯军事共同条令的语音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80
2.3.1	声学、听觉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80
2.3.2	音位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85
2.3.3	语调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87
2.4	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语音对比分析	91
2.4.1	异同点	91
2.4.2	异同原因	93
2.5	本章小结	96
第3章	军事共同条令的语汇分析	101
3.1	军事共同条令的语汇研究概说	101
3.1.1	军事语汇的界定	101
3.1.2	军事共同条令语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08
3.1.3	军事共同条令语汇的研究现状	111
3.2	中国军事共同条令的语汇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115
3.2.1	类别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115
3.2.2	构造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131
3.2.3	色彩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145
3.3	俄罗斯军事共同条令的语汇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155
3.3.1	类别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155
3.3.2	构造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165
3.3.3	色彩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178
3.4	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语汇对比分析	183
3.4.1	异同点	183
3.4.2	异同原因	185
3.5	本章小结	189

第4章 军事共同条令的语法分析·····	195
4.1 军事共同条令的语法研究概说·····	195
4.1.1 军事语法的界定·····	195
4.1.2 军事共同条令语法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99
4.1.3 军事共同条令语法的研究现状·····	201
4.2 中国军事共同条令的语法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205
4.2.1 词法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205
4.2.2 短语语法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236
4.2.3 句法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243
4.3 俄罗斯军事共同条令的语法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258
4.3.1 词法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258
4.3.2 短语语法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276
4.3.3 句法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280
4.4 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语法对比分析·····	290
4.4.1 异同点·····	290
4.4.2 异同原因·····	292
4.5 本章小结·····	296
第5章 军事共同条令的语义分析·····	301
5.1 军事共同条令的语义研究概说·····	301
5.1.1 军事语义的界定·····	301
5.1.2 军事共同条令语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306
5.1.3 军事共同条令语义的研究现状·····	309
5.2 中国军事共同条令的语义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312
5.2.1 语义类型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312
5.2.2 语义单位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321
5.2.3 语义场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342
5.2.4 语义的明确性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347
5.3 俄罗斯军事共同条令的语义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353
5.3.1 语义类型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353
5.3.2 语义单位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357

5.3.3 语义场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374
5.3.4 语义的明确性特征和语用效果分析	378
5.4 中俄军事共同条令的语义对比分析	381
5.4.1 异同点	381
5.4.2 异同原因	383
5.5 本章小结	385
 第6章 结语.....	393
6.1 主要发现	393
6.2 主要贡献	401
6.2.1 理论方面的贡献	401
6.2.2 实践方面的贡献	403
6.3 本研究的不足	405
6.4 研究前景展望	405
 参考文献.....	407
 致谢.....	424

第1章 绪 论

1.1 概念的解说

1.1.1 军事共同条令的内涵和外延

“军事共同条令”是一个军事术语，它表达了一个复杂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从字面上看，这一术语是由“军事”、“共同”和“条令”三个词逐层限定叠合而成的，“共同”限定“条令”，组合成“共同条令”，“军事”限定“共同条令”，组合成“军事共同条令”。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其概念限定叠加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军事”限定“条令”，组合成“军事条令”，“共同”限定“军事条令”，组合成“军事共同条令”。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逐层剖析三个术语及其所表达的概念，以便我们能够既正确又充分地理解“军事共同条令”这一复杂概念。

首先，解析“条令”。

词语“条令”在《古代汉语词典》中并没有将其列为一个词条。^①而事实上是可以看作一个词条的，有名的例子两个，一是宋梅尧臣《送卫真宰晏寺丞罢长安》诗中“归见萧何政，条令旧镐间”这一句，二是宋叶适《吏胥》文章中“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居之，俛首刮席，条令宪法多所不谙，而寄命于吏”这一句。从诗文的意思可知，在中国古代，“条令”一词用于表示条文式的法律，是国家普通法律的一种形式。可见，条令在古代是一个由偏正关系合成词表述的概念，“条”为偏，

^①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古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549-1550。

意思是“条目”^①，“令”为正，意思是“法令”^②，前者修饰后者，整体上成为一个名词性短语，表示条文法令。

在现代汉语中，词语“条令”已经被界定为词，《现代汉语词典》中有着专门的词条释义“用简明条文规定的军队的行动准则”^③，这个释义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严格来说，还不够准确。因为冠以“条令”名称的规则不仅只有军队领域中存在，在公安警察领域中也存在，比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励条令”、“公安消防部队执勤条令”等。所以，“条令”的准确释义可以表述为：用简明条文规定的行动准则，多用于表示适用于国家强力机关的条文式准则。

显然，与古代用于表述国家普通法律法规的“条令”使用语域相比，在现代“条令”一词的使用范围变窄了。

在俄语中，与汉语“条令”对应的是“устав”，这是一个基本词汇，单纯词，《大俄汉词典》中给出了三个义项，一是“章程、规章、条例，<军事>条令、操典”，二是“[常用复数]规范、准则，<旧，俗>习惯、风俗、规矩”，三是“（古希腊、拉丁及斯拉夫的）多角字体”。^④在俄语实际话语中，既可用于军事领域，也可用于政治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领域，大多数情况下取第一个义项。比如：“воинские уставы（军事条令）”、“боевой устав пехоты（步兵战斗条令）”、“Устав акционер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股份公司章程）”。

与现代汉语中“条令”一词的使用情况相比，俄语“устав”一词的含义更丰富，使用范围无疑要宽泛一些。

从汉语来看，“条令”这一术语的表述方式与“条例、章程、规章”等术语的表述方式有相同之处。从构词上看，都是偏正词语，表达了一

① 《古代汉语字典》编委会. 古代汉语字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86.

② 《古代汉语字典》编委会. 古代汉语字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88.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251.

④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 大俄汉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476.

个概念，基本上都是“用条文形式规定的行动规则”，但是，字面的含义重点不同，“条令”中的“令”是词的中心，汉语中“令”有“命令”的意思，直接体现出一种强制性，在军事言语实践中能增强震慑效果。而“条例、章程、规章”等表达方式则不能直接体现这个含义，字面上更不能体现强制性色彩；特别要注意“条令”与“条例”的联系和区别；从词源的角度看，两者的差别在于一个字——“令”和“例”。“令”是古代统治者发布的文告，是法律的一种形式；“例”不是以独立的法律形式出现，而是法典的总则；从目前军队的使用情况看，条令的军事性、战斗性很强，它的适用主体是军人；而条例的军事和战斗特征比条令弱一些，它在军队后勤、人事、装备管理、院校、科研工作等方面运用得多一些，而且部分同时适用于军人和地方百姓。^①在汉语中，还有一个词与条令相近，那就是“操典”，但操典着重操练章程，意思较窄，可以用于表示队列方面的规定，如“步兵操典”。

从俄语来看，与“устав”相近的单词有“наставление”、“распоряжение”、“приказ”、“правило”，但是与之不同的是，“устав”一词相对简洁，第一，这个词仅包含五个字母，词的长度最短；第二，这个词包含的五个字母“у”、“с”、“т”、“а”、“в”发音简单，组合在一起不会出现含混不清的现象；而相近的几个词包含的字母均比“устав”一词要多，因而词的长度较长。不仅如此，从俄语语音修辞的角度看，“устав”一词的音响特征符合军事语域的语言表达效果需求。在俄语语言生活和交际中，语言的声音属性无处不在，俄语十分重视语音修辞，“устав”的重音在元音[а]上，末尾的音是清化的辅音[в]。俄罗斯罗蒙诺索夫在《口才简明指南》中指出，元音[а]适合于描写辉煌、广袤、深厚的事物，[в]属于轻快的音，宜于形容流畅的形象；因而，“устав”比其他几个词更适合表达军事语域中的条令含义。^②

其次，解析“军事条令”。

在汉语中，“军事条令”是专属于军事领域的术语，它有别于党和

① 郭萍. 从词源角度看“条令”与“条例”之差异[J]. 武警工程学院学报, 2009(3): 42-44.

② 刘永红. 论俄语诗歌语音修辞[J]. 中国俄语教学, 2007(1): 36-40.

国家机关制定的规章制度。“军事”是指与军队或战争有关的事情。^①“军事条令”是一个名名组合的定中短语，没有采用结构助词“的”的构成方式，更加简洁和严谨。就内涵而言，在《大辞海（军事卷）》中就明确其含义是以命令发布的关于军队工作和生活的简明条文法规性文件。^②从外延上看，军事条令包括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内务条令、战斗条令、舰艇条令、警备条令等。

在俄语中，字面上而言，与“军事条令”对应的是短语“воинский устав”，这个短语由两个部分构成，“воинский”+“устав”，“устав”的意思上文已经解释，而“воинский”一词由“воин”派生而来，“воин”的意思是“战士、军人”，使用中具有文雅的色彩，比如：“простой воин（普通战士）”、“доблестный воин（英勇的战士）”、“Один в поле не воин（孤掌难鸣）”。“воинский”的意思有三：军人的、军事的、军用的，当用作“军人的”含义时，具有文雅的色彩，比如：“воинское звание（军衔）”、“воинский долг（军人职责）”、“воинская доблесть（军人的英勇精神）”，“нести воинскую обязанность（服兵役）”。当用作“军事的、军用的”的含义时，其组合形式有“воинский поезд（军用列车）”、“воинская часть（部队）”、“повышать воинское мастерство（提高军事技能）”。可以说，“воинский устав”这个词组能够烘托军事条令的庄重文雅特性。反之，如果用另外一个词“военный”修饰“устав”，则不能表达庄重的效果，因为作为形容词“военный”源于“война（战争）”一词，与战争有关，进而派生出“军事的”含义，不仅没有“воинский”的含义丰富，而且仅只有指称含义，没有庄重文雅的色彩。^③

在实际的俄语生活中，“军事条令”一词的存在形态是复数形式的短语“воинские уставы”，这表明俄语中的军事条令不止一部；俄语中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93.

② 郑申侠，等. 大辞海·军事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72.

③ Скворцов Л. И. 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правильной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8000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 М.: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никс», ООО «Мир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09: 10.